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著

蒲北溟 译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马尔罗 传

东方出版中心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著

蒲北溟 译

马 尔 罗

传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尔罗传 / (法) 利奥塔尔著; 蒲北溟译.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11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ISBN 7-80627-590-8

I. 马… II. ①利…②蒲… III. 马尔罗-传记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697 号

根据 Jean - François Lyotard: signé Malraux (Gras-
set, 1996) 译出。经法国 Grasset 出版社授权, 本书
中文版由东方出版中心独家出版发行。

马尔罗传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3.25 插页: 3

印数: 3,000

版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27 - 590 - 8 / K · 77

定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安德烈·马尔罗是当代法国杰出的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本书作者利奥塔尔作为西方后现代派哲学的大师以极其独特的视角和语言为其作传,这两者结合的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位哲学家有时用细致描叙,有时用抽象概括,有时以全景场面,有时以特写镜头勾勒了马尔罗奇特的幼年经历、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飘忽不定的旅迹行踪、浪漫的婚恋传奇、奇迹般的二战经历、偏执的理念以及狂热的政治热情;完整地再现了马尔罗丰富瑰丽的人格及其精神指向所达到的深度,彰显出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的任何著作所具有的长远价值,而且重要的在于他的工作对 30 年代兴起的一代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一部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传记佳作。



马 尔 罗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编委 杜小真
章国锋
刘文飞
张祥龙

译者序

法国作家里历来有些奇人异事,如喜剧作家莫里哀热衷于当时社会所不齿的职业,一心想当“戏子”,曾屡遭教会和世俗权力反对,在外省巡回演出12年,等到功成名就才载誉回到巴黎,最后因带病上场,死在舞台上。写《基度山伯爵》的大仲马没受过多少教育,却靠个人勤奋成材,写出200多部小说,成为百万富翁后奢靡挥霍,最后落得穷困潦倒,当卖一空。《起义者》的作者瓦莱斯从青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行列,当过巴黎公社教育委员、外交委员,坚持保卫公社战斗到最后一刻,被凡尔赛分子缺席宣判死刑。《冰岛渔夫》作者洛蒂出生在大海之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航海中度过,写出许多表现异国风光、哀惋凄侧并带有自传性特点的小说……这些人的生平、著作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传奇色彩,可是和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安德烈·马尔罗相比,却不免有小巫大巫之别。

利奥塔尔在《马尔罗传》中,把这位作家比作波拿巴式的人物;而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浪漫色彩、传奇性确是与众不同。这位自诩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被戴高乐将军誉为“现在和将来都是我的左右手”的政治家,自然为学术界、评论界所瞩目。据不完全统计,在法国和国外发表的关于马尔罗的生平和著作的研究专著,就不下六七十种。但是在1996年利奥塔尔的《马尔罗传》发表之前,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却从未引起过哲学家们的关注,而且谁也没料到“后现代”思潮理论家竟然积累起有关小说

《人类的命运》作者的资料,进行研究评述。利奥塔尔青年时代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国遭纳粹德国军队占领的苦难,从50年代到60年代曾积极参加左翼团体和政治活动,1968年5月风暴时坚决站在学生运动一边。马尔罗表现出的“苦恼焦虑总是与时代共鸣,意愿总是反映人民的反抗,笔墨、言语和行动总是在捍卫被压制的自由”,自然与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息息相通;因此,利奥塔尔对富有传奇性的马尔罗进行研究评介,也不无其思想基础。对马尔罗的生平和著作从哲学角度全面系统地评论,在此之前尚无先例;而利奥塔尔本人的著述虽然卷帙浩繁,也有涉及艺术和美学的,但对文学作家和作品进行探讨,尚属首次。因此,这本《马尔罗传》可算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之作。

马尔罗不仅是传奇式人物,而且他自己也断言,只有传奇式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利奥塔尔以大量具体事实和鲜明锋利的笔触,指出在马尔罗的名下,确实只记载着有幸成为传奇性的著作、行动,甚至是感情生活。这位哲学家有时用细致描叙、有时用抽象概括,有时以全景场面、有时以特写镜头,详尽地描述了马尔罗的一生。他从“传记作者”的角度探索马尔罗内心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定见,使他断然拒绝普通的现实;他又以“哲学家”的目光,洞察马尔罗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挑战。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便提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反复重复现象,尽管它像梦魇一样令人憎恶。马尔罗从自己的母亲身上看到,女人尽管命运悲惨,却不感到痛苦悲伤,仍然安之若素,照旧生儿育女,甘心情愿把自己的骨肉送进坟墓。这就是为什么马尔罗成年后,非常厌恶自己受女人呵护的童年。他拒不承认只因为是后来者,便要继承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他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在扼杀可能性中流逝的;他渴望成为另外一个人,他要反抗,他要

斗争，他要像达达尼昂、罗宾汉、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于连·索雷尔、波拿巴、圣胥斯特那样，自己塑造自己的雕像。在他看来，夏尔是由生命造成的，而戴高乐是由命运塑造的。马尔罗曾为许多死去的著名人士作谏词悼文，赞颂死者的美德，而正是这种美德使他们从历史束缚和屡受凌辱的反复中夺取到事业和斗争的胜利。不难看出，《马尔罗传》的作者敏锐地从马尔罗身上发现智者的勇气、顽强、探索、反抗、拼搏和进取的精神，而这正是马尔罗成为传奇式人物的根由。

马尔罗在印度支那和西班牙的经历，把他的传奇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征服者》和《人类的命运》两部小说使他享誉文坛，同时似乎也使人相信一种离奇怪诞的神话，仿佛他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其实这纯属子虚乌有，他只在1925年和克拉拉为买铅字在香港停留过20天。这位满怀豪情、英勇无畏的斗士，比当时任何左翼作家为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所做的事情都多。他梦想出现一个插上翅膀的反法西斯讲坛，起飞升高，拖住敌人，将它击落。他克服重重困难，顶住种种压力，组成并领导一支西班牙空军中队。一本小说《希望》，一部电影《特鲁埃尔山》，就是血淋淋的历史的见证，控诉了佛朗哥扼杀西班牙共和政府、屠杀人民的血腥暴行，揭露了西方国家的政客阴险伪善、为虎作伥的丑恶嘴脸。马尔罗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是他生平中的光辉一页。当时投笔从戎，为祖国的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法国作家为数不少，有的甚至英勇牺牲，献出宝贵的生命。马尔罗的经历更令人赞叹，他曾遇到种种风险和挫折，但他从未退缩，始终坚持战斗。他领导的阿尔萨斯-洛林旅游击队，在解放阿尔萨斯，保卫斯特拉斯堡的战役中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30年代，西方文化已走向没落，价值危机此起彼伏，荒谬的

命运主宰了人类的生存；马尔罗也像当时法国一些有正义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怀有景仰和向往的感情，从当时的苏联隐约看到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他满怀豪情地注视并颂扬这个新社会、新世界，从而赢得左翼作家的桂冠。但是，他毕竟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环境中成长的知识分子，在印度支那的斗争经历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尝试，他研究马克思主义也毫无成就，凡此种种都表明仿佛他生来就是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共和派，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同路人。战后，他成为忠实坚定的戴高乐派，猛烈抨击苏联，反对法国共产党，把左派知识分子的角色让萨特去扮演了。他在追随戴高乐之后，有10年之久放弃写作，没有发表任何东西，然而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和抵抗运动中，也从未放下笔墨。这个桀骜不驯的著名作家忠诚不移地依附他人，竭力表现得爱另一个人甚于爱自己，甚至到毁灭自己形象的地步。作者于书中在戴高乐和马尔罗的相互关系上着墨不少。戴高乐将军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从不与他争论，却一向独自做出结论和决定；而马尔罗也自视甚高，他并不掩饰与将军的分歧。这种错综交织的矛盾，正是两人独特的性格和特殊心理状态的表现。

马尔罗这个连学士学位也没得到，当年在柬埔寨干下盗窃破坏文物古迹勾当的年轻人，30年后却当上文化部长。他在任期间发挥出高度的积极主动性，政绩斐然，使法国文化事业更加焕发出勃勃生机，面目为之一新。从青少年时代起，艺术便占据了他的心灵，而行动从未替代了艺术。他经过几十年的辛勤积累，发表了几经编排、反复组合的三大卷《艺术心理学》；可是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既不是艺术史，也不是美学专著，更不是关于艺术形式嬗变的理论；评论界也褒贬不一，有的赞扬它可与权

威著述媲美，有的则指出其中的错误、奇想和老生常谈。马尔罗自己也说，“我写的关于艺术的书，和其他著作相比，是最难理解的”。这部离奇怪诞、令人难以卒读的作品，竟然成为传世之作。

马尔罗在私人生活上也不乏传奇色彩。他一生中曾先后与四五个女人共同生活过，直到已过古稀之年，仍然尘缘未断，差点爱上一个跟他女儿年龄相仿的年轻女子。他在生活中需要有个女人，对他来说，家似乎是外出逃避后必不可少的暂时休憩之地。但是在他的眼睛里，女人犹如悬在眼房水中的斑点，随着人的目光而移动，却永远不能被目光固定住，这说明他的意志总是竭力拒绝诱惑。因此没有一个女人与他白头偕老，直到他垂老病死时仍然茕茕孑立，是个鳏夫……在马尔罗的感情生活方面，书中就马尔罗与克拉拉和若塞特的关系作了较详尽的叙述，他们的结合和分手都带有浪漫色彩，事情本身就有戏剧性。

总之，在本书的作者看来，无论在著作、行动或是情感方面都带有传奇性的马尔罗，从在邦迪镇的童年时期开始，便朦胧地有一种要勇敢顽强、意志坚定的信念，他要和传统决裂，不屈从于永无休止而且难以摆脱的反复的烦扰，希冀最终迎来变化，这不是一般的变化，而是形式和本质上的根本变异，如同蝌蚪变成青蛙，毛虫变成蝴蝶一样。“变化”这个词在马尔罗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作者在书中要揭示的正是变化的由来、过程和结果。

书中用许多篇幅描述与马尔罗接触来往或思想相通的著名人物，作为书中内容的对照和衬托，如马克斯·雅各布、纪德、瓦莱里、德里厄·拉罗歇尔、“沙漠枭雄”劳伦斯、托洛茨基、戴高乐等等。但是对照比较之余，马尔罗自己的原则却毫不动摇。马尔罗把马克斯·雅各布奉为引路的师长，但是他对这位长者的评

判却是不留情面的,颇有“我爱吾师,我更爱自己的真理”的架式。他对在法国避难的托洛茨基表示关注并有来往;1934年,他去莫斯科参加苏维埃作家国际代表大会,会后在高尔基举行的酒会上,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提议为托洛茨基的健康干杯。但是,他并不讳言与托洛茨基的意见分歧,甚至展开公开论战。显然,他从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勉强迎合他拒绝的东西。他向往的是创作杰出的作品,谱写轰轰烈烈的生平,再现新英雄的业绩。这种企望的变化便是马尔罗的著作和生平的奥秘所在,利奥塔尔笔下的这部独特的传记正是要探索这样的奥秘。

马尔罗从初登文坛时,便下决心要克服语言上的束缚,战胜语言的圈套,不让语言讲话,他要像诗人一样毫不容情地解放词语。因此从一开始他的作品便行文汪洋恣肆,有如天马行空,纵情驰骋。后来随着他的哲理思想深入到作品中,语言形式变得更加艰深晦涩,出现许多突出的隐晦、暗示性内容、语句,令人难以理解。利奥塔尔在70年代中期受奥裔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开始就叙事分析和“语言游戏”进行研究,并提出“后现代”理论。他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指出:“不断地发明句式、词汇和意义,这在言语层面上促进语言的发展,并且带来巨大的快乐。但即使是这样的快乐,大概也并非与成就感无关,这种成就感是因为至少战胜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而产生的,这个对手就是根深蒂固的语言,就是内涵。”^①杰出的作家遇到独特的哲学家,两人表达思想的风格特点契合比配,相得益彰;利奥塔尔从新颖的角度,用特定的语言形式评介马尔罗的生平和著作,他的表达手段自然左右逢源,形式格外丰富多彩。当然这样也给阅读和研究带来些不便,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这本独一无

① 见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第18页,三联书店,1997年。

二的《传记》会给耐心、执著的读者带来可贵的信息,也会“带来巨大的快乐”,虽然阅读时可能费些斟酌,多些思考。

蒲北溟

2000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译者序	1
一、贝尔特,或蜘蛛	1
二、祖孙三代	18
三、买卖珍稀物的商人	27
四、众多立方体	39
五、创作的奥秘	56
六、克拉拉上场	78
七、是写作,还是生活?	98
八、在亚洲经受考验	119
九、克拉拉下场	145
十、波涛汹涌	170
十一、讲坛	202
十二、西班牙昏暗的天空	232
十三、女人的打击	251
十四、击脚跳	286
十五、贝尔热上校	317
十六、见证人	346
十七、生死界	381

一、贝尔特^①，或蜘蛛

1903年3月的一天，一个年轻瘦弱的女子戴着宽边软帽遮住红肿的眼睛，把孩子裹在自己的孝服里。灵车从克利希广场往南走，小家伙睁着两只大眼睛，从车里望着：驶过一辆出租车；走过一个戴圆礼帽、留着胡子的人；又驶过一辆公共马车；一个没戴帽子的服装店跑外女工，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一匹白马拉着装牛奶桶的马车；穿着长裤、系着步兵式腰带的挖土工人；一堆冒着热气的马粪；一辆敞篷汽车；建筑物正面的大石头，上面装饰着仙女像；帽子商店和有歌舞杂耍表演的咖啡馆招牌。这一切都随着灵车摇摇晃晃，因此他觉得这熙熙攘攘的纷乱情景都不是真的，不过是一些装饰，是离奇古怪的电影。妈妈的膝上散发出精美香皂的香气。她跟他讲些伤心的话，他把鼻子紧贴在车窗的玻璃上，沉浸在妈妈的哀诉之中。过了外表壮观的高大楼房，接着便是用石膏粉刷过的低矮房屋，装着滑轮的老虎窗，灵车走过夏朗东税卡道口。这是百物经由之路^②，这时这孩子感到既惬意又不自在，后来他在去世之前曾经写道^{〔1〕}，在西方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是货物入市的通道，任何税卡都不阻挡车辆、货物通过，只是要收税并打上印记。50岁时的马尔罗写道，

① 马尔罗的母亲名叫贝尔特·拉米，1905年与马尔罗的父亲离婚，他由母亲抚养。

② 作者在《生死界的镜子》里用佛家语比喻入市税卡通道，故有“在西方没有这样的说法”之说，不知何所指，暂作此译法。

这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出自当年卢梭描绘的《游乐税卡》，也是单调重复的戏剧，“季节到来”这类“文艺复兴前期作家”的作品中提出的，可是这是“逃避历史”，是“我们的解脱^[2]”。

灵车到达圣摩尔德福塞公墓的大门口时，妈妈为了喘口气歇一歇，便把几乎走不利落的他放在了地上。有人把棺材放进大墓穴里其他棺材的上边。光线一晃，墓穴里有些东西惊恐地蠕动起来，原来是些地龙、苍白的幼虫、土蜘蛛等一些不见天日的小虫子，不过他没有看见，而这些虫子却看见了他。这仿佛是一大片手，“大地上布满了手，可能手能独自生活，独自活动，而无需有人存在^[3]”。贝尔特让他坐在暖烘烘的门房的椅子上，两条腿向下垂着。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掘墓人那只长着浓毛的大手，“普通而自然，但是像眼睛一样生动灵活：它就是死神^[4]”。她在登记簿上写道：爱子雷蒙－费尔南·马尔罗，生于1902年12月25日，3月18日在哥哥和母亲身边去世，埋葬在此地公墓拉米家族墓穴，其母贝尔特、马尔罗之妻，死者之兄乔治－安德烈年1岁半，出席了葬礼。安德烈的父亲没有出席仪式，母亲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肥大丧服。3个月大的小弟弟永远离去，安德烈自己也在场，却默默无语，虽然经历了一生中这诀别时刻的第一件大事，但他对这一切还都一无所知。

也许他接触的人当中一直有些披戴黑纱的女人，为死去的子女哀伤的母亲以及寡妇。他立即想到这样的情景：沉默的哭丧妇们站在墓穴边上，等待着走失的男人，他们过了很久才回来——并且暗自高兴。1968年，做了部长的安德烈坐在办公桌后面，心中仿佛描绘了这样一幕：“我参加了安那托尔·法朗士的国葬仪式，那时心里想象着魏尔兰的国葬会是什么情景，他也是同一年生人，想起魏尔兰那凄凉惨淡的葬礼，想起他的情人朝着墓穴喊叫：‘保罗，所有的朋友都来了！’^[5]……”一种无意识的联想

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一切事业可能都要坚持使丧钟响起。儿子永远不能按时赴约，惊呆了的母亲的目光望着小棺材，一下子便证实了不幸的遭遇。可是，为什么她们偏要生养孩子，到后来又到坟墓来为失去的丈夫、情人、儿子划十字，让他们去和愚蠢的命运较量，使命运失去意义，他们把遗体归还给女人，难道这就是他们给女人的唯一礼物？小家伙对这样的消逝，对百物经由之路毫无所知，但是他心里立即意识到这一切，甚至要表演这种流亡的场景，而且把这样的事情推得很远，可是他却其中被击败，最后也把他自己死灰的面庞和悲伤的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

但是，她们坚持不变，她们照旧生育，而且永远也不理解，或者她们早已有所领悟，这并无紧要。她们甘心情愿将自己生养的孩子奉献出来，如同几千年来动物那样反复地忍受着痛苦。在男人和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大的误解，要繁殖生命，要超越生命。这是男女之间的交换，他们彼此之间，两类人之间盲目地互相欺骗，他们被迫结合起来，使过去不存在的种类永久延续下去，一个族类的人以生命的名义祝贺另一个族类的人使它死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根本的生命之谜犹如几乎所有面对孩子面孔的女人一样，或几乎所有面对着死人面孔的男人一样^[6]。”安德烈到 65 岁时，仍然努力在这两方面分配角色。但是在他只有 1 岁时，他通过贝尔特的眼睛，看到一个死去的孩子脸上那可怕的混乱以及埋葬这面孔的黏土。

父亲费尔南差不多早已溜掉。他就要跟贝尔特分手。贝尔特心里已经明白，决定这回便一刀两断，这个男人的孩子，她再也不想生了，而且她再也受不了了。等他又朝她肚腹凑过来时，她便向他大喊大叫，她再不要死产儿了。她知道他有了外遇，朝三暮四，反复无常；在她心目中他如同死人一般，因此只能让她